未命名文件夹

在决定它叫什么以前，已经往里面放了许多东西。

by 雾声晚

电脑桌面上有一个新建文件夹，我每次看见，都觉得自己早晚应该给它取个名字。里面最初只有一张照片。后来添了一段录音，一份没写完的文档，再后来，我把不知该归到哪里的东西都放进去。它们彼此没有关系，却因为共同拥有一个含糊的住址，逐渐变得像某种集合。有天想找那段录音，我点进去，先看见一张被遗忘很久的截图。朋友在上面说等一下，后面没有了。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等什么，又翻开旁边的文档，只有两行字，开头写得很郑重，第二行却在一个逗号处停住。我本来要清理，坐着看了很久，反而没有删掉多少。不是每样都舍不得，只是一些文件一旦打开，便会顺带把当时没有完成的半件事送回来，让我重新犹豫一次。录音最后找到了，背景很吵，有风，有人笑，还有我自己的声音，离麦克风特别近，听着不像平日说话。我把音量调小，听完，又听了一遍。至于原先为什么要找它，已经没有最初那么着急。关掉窗口时，系统仍然显示那个没有认真取过的名字。我手放在键盘上，想了几个词，都太大，也都太确定。最终没有改，只把录音单独复制出来。桌面因此多了一个新文件，而那个旧文件夹，继续替我收着一群暂时不愿被准确概括的东西。

by 酒猹

我的电脑里住着七个新建文件夹。最早那个没有编号，像一家之主。后来的成员按顺序叫二、三、四，毫无区别，适合在点错之后互相推卸责任。它们里面装的东西和名字一样缺乏规划。作业、猫的照片、一段忘记用途的录音，还有一张名叫“屏幕截图”的图片，内容是另一个文件夹。我打算大扫除，先建了一个“整理”。然后把七个文件夹拖进去，宣布桌面问题已经解决。这项工程非常成功。现在桌面只剩一个需要处理的东西，数量下降令人振奋。至于内部结构，并不在本期考核范围。后来要找准考证，我在里面翻了二十分钟。最后发现准考证在下载文件夹里，根本不属于这套体系。我于是又建了一个“重要”。为了避免忘记，把它放进“整理”。做完以后，我觉得有点不安，但暂时找不到哪里不对。

by Fallon

有个文件夹是换电脑时一起复制过来的，里面是小学同学做的一段视频。照片切换得很快，字幕颜色太亮，配乐和画面几乎没有关系。那时大家却觉得做得特别好，发在群里，轮流认领自己出现的几秒钟。后来群安静了。有人换了头像，有人改成不认识的昵称。我找人时偶尔翻进去，又退出来，觉得突然开口会让彼此都有一点为难。视频倒能随时点开。它不需要知道我现在读什么，也不会问为什么很久不联系。只是十年前的我总在某张合影的边上，被裁去半个肩膀。我曾想重新剪一版，把自己放完整，最后没有。那个歪歪斜斜的画面，是某个同学当时认真做出来的。她可能已经忘了怎样用那款软件。文件夹至今没有名字。每次换电脑，我都会先确认它复制好了。真正要命名时，又总想到好几个不太合适的词，便先关上，留到下一次。

by 茵长

我有一个专门放“以后也许会写”的文件夹。最开始里面只有几张照片：雨水从自行车座下滴落，地铁站有人落下一只手套，朋友买冰淇淋时很认真地比较大小。我觉得每一张都能写成故事，便一口气存进去，等一个空闲的下午。后来下午过去了许多个，里面又添了更多东西。有时只是一个词，一句听错的话。我打开文档写两行，觉得不够好，关掉。再打开，竟连当时为什么觉得有趣都不记得了。前些天找到一张厨房照片，画面很糊，只有半个西红柿。我盯了很久，突然想起朋友那天说，它长得像生气的屁股。我们笑得没办法继续切菜。我立刻给她发过去。她回了很多个笑，随后问晚上吃什么。那张照片还是没有变成故事。我把它存回原处，在文件名后补上日期。原来有些东西也可以先待在那里，不必急着拿出一种更值得保存的样子。

by 青川渡鸦

保存时，
电脑问我
要不要命名。
它只需要几个字，
好在下次搜索时
把我带回来。
我却在输入框前
停了很久。
最后写下
“暂时”。
过了两年，
我又打开它。
文件还在，
名字也还在。
原来暂时
也能保留这么久，
只是我当初
不知道。